

科普文学

## 理解疾病,居安思危

■ 赵青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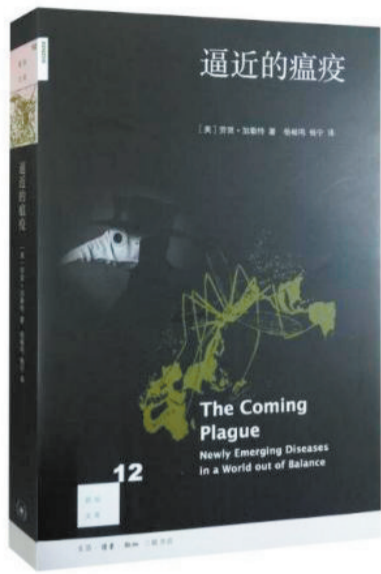
2020年的春天竟然会是这样的境况。疾病来势汹汹,给所有人都上了一堂严峻的课。阅读是亡羊补牢的举措,我希望从中获得常识和经验。

美国记者、科普作家劳里·加勒特长期关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先后摘取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三大新闻奖。《逼近的瘟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7年1月)是她的代表作。

该书梳理了近年来流行疾病发生的历史,考察的具体事例包括玻利维亚出血热、马尔堡病毒、黄热病、巴西脑膜炎、拉沙热、埃博拉、猪流感、军团菌、艾滋病。瘟疫来袭,人类措手不及,健康遭受严重威胁,恐慌情绪也在蔓延。文化人、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政治首脑、宗教领袖、社会民众,各自会有什么反应?作品以缜密的考证、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人类与这些疾病斗争的艰难历程。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换取些微成果。

病因并非毫无根据,常与某种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破坏密切相关,比如马丘波病毒。20世纪中叶,玻利维亚掀起了一场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运动,打乱了卡洛米斯野鼠的天然习性,这种啮齿动物迁居到城镇居民家庭,带来了人类无法抵抗的病毒,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行病。类似的情形也是其他疾病暴发的原因。

自古以来,人类就遭受瘟疫的威胁,生命随时处在死神镰刀收割的阴影里。直到十八十九世纪近代医学兴起,20世纪医学更是突飞猛进,除了癌症、心血管病等少数例外,似乎不再有疾病能够大规模地威胁人类的安全。然而,正如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人类历史上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脆弱性。

本书在微生物层面上探讨了进化生物学,仔细观察了病原和传播媒介如何变化,来对付人类自我保护的防御武器。微生物的生存是一部传奇史诗,充满无尽的冲突与合作。没有微生物,

我们将无法消化、无法呼吸;没有我们,绝大多数微生物依然无恙。人类不可妄自尊大,随意破坏微生物群落的均衡生态。病毒也有争取生存的权利,它们寄生宿主,不断变异,城市的拥挤密闭给微生物提供了农村没有的大好机会。回顾往昔,有多少疾病是因为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或者贪吃野味而引起的呢?

这些疾病有很多发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地区,贫穷和落后是一层原因,新殖民主义对当地经济的剥削和造成的生态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疾病是灾难,也是人祸。最典型的莫过于艾滋病。艾滋病人在起初被认为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他们也常常自暴自弃。可是,更多的艾滋病病人出现了,这些问题牵涉性文化、种族主义、贫富差距、女性主义等,围绕它的争议引发价值观的动摇。

正如苏珊·桑塔格描述的,艾滋病成为强烈的“疾病的隐喻”,指向了工业文明的罪责和社会机体的弊病。作者告诫我们,必须重建关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接受人类也是食物链一环的局限,学会与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理性的地球村里。

在本书序言里,作者说艾滋病教育了我们,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许多人或所有人的健康威胁,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早期警报系统”。作者还以2003年中国SARS作为案例,说明及时应对的重要性。作者表示,SARS之后,中国境内的所有传染病几乎完全公开透明,这种态度可以使世界免受劫难。从当前的现实来看,我们在实践工作上依然差距很大,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 口罩不是无情物

■ 莫测

鼠年春节,全国人民都戴上了口罩。对此,不少人并不习惯,感觉怪怪的。为什么不习惯和奇怪呢?因为人们太久违口罩了,对口罩的意义缺乏认识。

戴口罩、勤洗手和不随地吐痰,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卫生常识。我国古代男子大都留有胡子,如古乐府《陌上桑》中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三国演义》中对玄德也有这样的描写:“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一样,列宁、斯大林一生都留有浓密的大胡子。男人的胡子,不论一字胡、八字胡,还是山羊胡、络腮胡,除了修饰扮靓五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过滤空气、阻隔唾沫和灰尘,防止病菌的侵入。其功能与口罩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实,口罩的雏形就产生于中国。早在1600多年前,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旅行家不远万里旅行到了中国。在中国的许多新发现让他兴奋不已,其中就有类似于口罩的蚕丝巾。马可·波罗发现,官人伺候皇帝饮食时,都在口鼻上蒙上一块别致的蚕丝巾。后来他在进作《马可·波罗行记》一书时,把此现象写了进去,并详细记叙了蚕丝巾可以保证皇帝饮食卫生、洁净的功能。据查,这是最早有文字记载口罩的资料。此现象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有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习惯。

600多年后,一位德国医生也许从《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受到了启发,他提议医生们用纱布蒙着口鼻动手术。结果发现患者的伤口感染率大大降低。医生们认为是纱布蒙住口鼻的原因,为此,各国医生纷纷仿效。之后不久,纱布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口罩。

1992年,泸州市获“全国地级市十佳卫生城市”称号,我应人民卫生报之邀前往泸州采访时发现,那里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都戴着白帽子、白口罩,穿着白大褂。后来到西宁参加一个笔会,又发现了同样的现象,甚至连菜市场都是全封闭式的,顾客要购买蔬菜,都是由服务员挑选、去粗、洗净、过秤、装袋,然后从玻璃窗口把蔬菜递给顾客。菜市场上干净得像客厅,没有一片菜叶,一滴水珠,一粒泥沙。哪怕是路边卖的甘蔗,也立在宽宽的塑料布上,不让甘蔗渣壳污染环境。看着那文明礼貌的市民,一尘不染的街市,我们这些外地人都自觉地规矩了起来,卫生了起来。转眼间过去快30年了,那场景却至今难以忘怀。

以此想到今天的新冠肺炎,如果我们一直有包括戴口罩在内的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病毒也许不会如此猖狂。戴口罩,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更是社会文明的象征。口罩不是无情物,化着温暖爱大家。我们应该让戴口罩成为一种习惯。



## 给橙子宝宝举高高

■ 三都河

宝宝宝快快长  
爸爸给你举高高  
这个世界很大很大  
高一点看都不相同  
哪怕熟悉如自己的家  
抛接之间也风景生动  
你在空中坐了个一字  
一步就把地球量度  
攀越的挑战就像冲浪  
凌空的高蹈美赛天鹅  
自信从来建立在俯瞰之上  
愿你的人生笑声咯咯

## 归

■ 程华

儿子和他爸爸明天从海南飞回来。闻言我又喜又忧。

喜的是,我就要结束独守的日子;忧的是,海南疫情比重庆轻,他们每天还能趁人少去海边转转,如回渝至少得隔离14天,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12岁孩子来说,这无疑相当压抑。最担心的是我上班外出,回家难免会接触他,这,安全吗?

1月中旬,儿子一路雀跃去了海南。这是他每年寒假最盼望的一段光景。对于内地男孩,还有什么比大海更有诱惑力更令他欢欣的呢?

而我得上班。每个假期尤其长假,我们按规定轮班,今年春节我上前班,照例应在大年初三下班。从1月19日起,随着疫情形势蔓延,全国气氛骤然紧张,公安机关进入战时状态。除夕,接市局通知,全局取消休假,上前班的继续上班,后上班的立即赶回。

每天下班后,除偶尔购买食品、生活必需品,其余时间自觉宅家。到2月中旬,业主出小区须凭出入证,进来须量体温。下班没处去,窝家里看看书,做做清洁,一个人做饭吃。

如此安静,却不怎么想写字。脑子里会自动复盘当天接收的大量信息,心头总被各种感动、愤怒、担忧、悲伤交替震撼。不久前,一名抽调到基层的同事回单位办事,在办公室与同事近距离交谈一阵后离去。那天我恰好不在。次日接通知,该基层同事在两天前外出执勤中接触到几个疑似病例。气氛骤然紧张,经轨迹排查,单位两名同事立即隔离观察。而他们家里都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在熬过艰难的几天后,那位基层同事的核酸检测为阴性。至此警报解

除,所有人松了口气。

儿子原打算2月初回渝,因各地延迟开学,加上重庆疫情严重,他们推迟了回归计划。渐渐地,儿子不开心了。作业做完了,网课视频老是卡,原定的回渝补课计划也搁浅。眼看就要小升初了,下学期功课压力必然更大。他开始不安。

我更不安。每晚回家一丝不苟消毒:口罩、挎包、外套、鞋子、手机……一个人虽寂寞但相对安心,虽天天外出,只要做好防护一般不会有碍。可一旦儿子回来,问题就复杂了。毕竟我在外会接触一些人和物品,万一不小心带回病毒又未消杀到位,岂不连累了家人?

这些天,儿子的爸爸也一直纠结:回来是坐飞机呢,还是退掉机票坐朋友的车呢?坐飞机吧怕人多空间又封闭,心头不踏实。坐朋友的车吧,他们想下月返回,几个朋友却急着中旬赶回重庆,说生意等不得了,厂子盼复工啊,那么多工人要吃饭,回去等总比千里之外干着急好。

是啊,多少人盼着复工,多少人盼着开学,盼着赶紧回到昔日喧闹却安宁自在的生活轨道

## 消毒

■ 张艺



庚子年正月初二,去接爸爸回家。若不是道路两旁悬挂的红灯笼,我几乎忘了这是新春佳节。

机场出奇的安静,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我想口罩的另一用途就是减少说话,取而代之的是眼神与手势的交流,这也就少了一些争吵。

我戴着口罩,手拿酒精喷雾,爸爸一出安检,我就开始给他全面消毒。爸爸1月16日回了老家宁波,我从1月21日开始每天发微信语音强调:要特别重视此次疫情,出门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所以爸爸特别配合我的工作,双手侧平举,人也站得直直的。这时我才发现后面居然排起了队:“那边测体温,然后在你这边消毒吗?”他们把我当成了机场工作人员。

排队的人也很配合我的工作,和爸爸一样的姿势,后背挺直,双手向两边举平,一个个虽然口罩遮面,但透过眼睛看得出他们很认真地对待此次消毒。

我忍住不笑,严肃又认真地给后面排队的人消毒。一瓶酒精很快见底,只有停工。

我推着行李车和爸爸离开。后面没有喷到

的阿姨伸得直直的,着急地喊:“喂,你哪个就走了,我们还没喷。”

“不好意思,这是我自己带的,已经没得。”这次春节让人刻骨铭心。而此次消毒,给了我一种快乐。

虽然我的酒精不多,给他们喷得也少,但相信这一小小的举动,会让人们重视消毒,重视此次疫情。

回家的路一点也不堵。大街上空旷又沉寂,但重庆的夜景依然迷人,我可爱的重庆,什么时候你才能恢复以往的模样,我情愿回到拥堵,回到车水马龙。这是大年初二,正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忙碌一年的我们选择遮面出行,选择与外界屏蔽。

我们可以尽量不恐慌,不焦虑,但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想想人生不过是等和忍的交替。有时在等中忍,有时在忍中等。

那么让我们继续等待和忍耐,终会迎来内心的春暖花开。